

美五角大楼日前发布《印太战略报告》，企图挑唆地区矛盾，增加兵力部署，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新秩序——

美兜售“印太战略”难如愿

■赵振宇 范艳红

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这是美国在推动“印太战略”上的又一新动作，也是美国政府迄今对该战略最为详尽的官方表述。该报告通篇渲染和夸大安全威胁，挑唆地区矛盾，借机增加兵力部署，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新秩序，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早在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便提出“印太战略”。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先后出台，从国家层面对美国“印太战略”进行宏观阐释。2018年5月30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如今，时隔一年，美国“印太战略”军事篇终于揭开“面纱”。

借题发挥，增加美军在印太地区战略部署

该报告列举了包括恐怖主义、非法武装、毒品泛滥、武器扩散等在内的跨国安全威胁。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印太地区是世界上军事冲突最少、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相比中东地区长年战乱，欧

洲地区民粹主义回潮，印太地区是安全稳定的。而美国刻意渲染印太地区安全威胁，不过是为增加兵力部署披上道义外衣。其实，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开始，该地区一直是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印太地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对这片区域的兴趣早而有之。”

报告透露，美军当前在印太地区共有2000多架飞机、200艘舰船潜艇、超过37万职业军人以及为军队服务的人员，分别部署于美国关岛以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属迪戈加西亚岛。未来，美军还要继续加强军事力量准备，主要包括：提升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在阿拉斯加新建更贴近实战的联合训练设施，加速多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推进武器装备升级换代，研发部署两种新型无人战车、新型远程反舰导弹、新型海军战斧导弹；提升战略威慑能力和新型领域作战能力，在澳大利亚和日本部署更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加强网络空间攻防能力建设，加速出台太空作战条令，提升太空作战能力。

另起炉灶，以美国为中心构建印太安全新秩序

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现有各种双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等，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从《印太战略报告》看，美国对现有地区安全机制兴趣不大，而是致力于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秩序。

在印太地区，美国不准建立像北约一样各国平等的同盟关系，而是区分三六九等，以美国为中心“画圈圈”。核心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盟国，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但特朗普政府把维护盟国安全剔除出美国核心利益范围，视盟国为美国军事力量的补充，报告明确指出“对盟国的军事投资将为美国带来红利”。次核心圈是美国的传统伙伴，包括新加坡、新西兰、蒙古等，报告指出，他们是美国可靠可信的天然合作伙伴。再外圈是美国计划着力扩展的伙伴关系，包括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越南等国。最外圈是美国的北约盟国，报告呼吁英国、法国、加拿大军

事力量进入印太地区。此外，报告还强调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三边军事合作机制”，即美、日、韩，美、日、澳，美、印、日。

自私自利，“印太战略”引起地区国家疑虑

未来，美军“印太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印太地区国家的支持配合。但从目前看，地区国家对美国战略的疑虑难除，参与动力不足，“印太战略”的推进将面临重重困难。

美战略意图不透明增加地区国家疑虑。报告中，美国虽然提出建立自由开放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但通篇在渲染军事围堵，前后矛盾必然会使地区国家对美国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美国究竟是为和平与发展而来，还是为挑起地区矛盾而来？更何况，美国在欧亚大陆长期奉行“离岸平衡”战略，经常挑起欧亚大陆国家间的矛盾并从中渔利。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策动叙利亚颜色革命，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和繁荣”，反而让中东地区遭受战乱。因此，地区国家对美仍存有疑心。

构建新安全秩序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风险。美国着力构建“俾斯麦式”的灵活多变安全网络，本身存在重大未知风险。换言之，美国的做法最终会促进地区安全稳定，还是带来地区动荡？在日前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俄罗斯国防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表示，美国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以本国地缘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破坏了东盟等相关机制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核心作用，对该地区发展会起反作用。

军费分摊或将成为战略落地的绊脚石。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多次要求盟友和伙伴增加防务开支。虽然美代理防长沙纳汉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军费投入将从290亿美元增加至600亿美元，但对于如此庞大的战略计划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希望盟国和伙伴与美国公平地分摊军费。这意味着盟国和伙伴要为战略的推进提升防务开支。但这一“希望”恐将撞上盟国、伙伴防务开支不足的“南墙”。

左图：在新加坡海域发生碰撞事故的美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新华社发

军眼观察

指挥权移交难改『美主韩从』实质

■陈岳

6月3日，韩美国防部长在首尔举行会谈，讨论移交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决定由韩军将领主导今年8月代号为“19-2同盟”的韩美联合军演，借此对韩军作战指挥能力进行评估，以验证是否具备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所需的作战能力。

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一直是韩美之间持续争论和协调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相关背景较为复杂，博弈涉及多方面，后续影响较为深远。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不会一蹴而就，可能出现反复；而且，即使实现“移交”，能否实质上改变“美主韩从”的关系也有待观察。

首先，美国不会轻易对韩“松绑”。韩国是美亚太地区重要盟友，是美东亚战略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美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为抓手，通过提供“延伸核威慑”、强化军事一体化等，加大对韩国的控制力度。而韩国在搭美“安全便车”的同时，战略自主意识日趋强烈，不断发展自主军事力量，提升在同盟中的地位，谋求增强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如果韩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将提高其在韩美同盟中的自主性，实现韩美关系由“主从关系”向“伙伴关系”的转变，这可能是美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美韩分歧依然存在。目前，文在寅政府希望早日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将其视为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韩美曾在2014年10月举行的第46次安保协商会议上，决定推进“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方案，即对韩军主导联合作战能力、朝鲜半岛及地区安全环境等条件进行评估，移交时间最后确定为2020年代中期。对此韩方认为，重点是发展韩军应对核导威胁的能力，为此计划在2022-2023年完成“战略性打击体系”和“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建设，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扫除障碍。但美方认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关键不在于韩军能力强弱，而是此举是否符合美东亚整体战略布局，即美更看重“朝鲜半岛与地区安全环境”这一条件。因此，尽管美方乐见韩国在自身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也有意提供便利，但更希望借移交问题在销售武器、部署反导系统等问题上争取更大利益。

再次，移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近年来，韩美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准备阶段、时间节点、移交后韩军主导的联合指挥体制，以及未来韩美联合司令部构成等，进行多轮协商。2018年10月，韩美第50次安保协商会议签署《韩美防卫合作指针》，重点解决“美军向韩军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后两国联合防御机制运转”问题。韩美决定未来韩美联合司令部由一名韩军上将担任、副司令由一名美军上将担任，联合参谋部本议长不兼任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这可能导致韩军隶属关系、韩美指挥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并增加新的复杂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后，将形成“韩军主导—美军支援”的联合指挥结构。从以往情况看，美军也曾放手让韩军独立遂行相关演习任务，但由于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演习很快回归“美主韩从”指挥模式。考虑到半岛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韩军能否主导联合作战指挥还是未竟之数。此外，韩国保守势力与进步势力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上意见不一，未来韩国哪种势力上台执政，也将对这一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埃法军事合作“各取所需”

■赵军

5月21日，埃及和法国举行联合军演，内容包括进行航海编队、打击敌目标、应对非传统威胁以及船只检查等。此前，两国空、海军分别进行了联合军事演练。埃法两国频繁的军事互动，是双方军事合作不断深化的集中体现，无疑给纷乱诡谲的中东形势再添新关注。

近年来，埃法军事合作不断升级。在军备销售领域，法国已成为埃及国防设备主要供应国。2013-2018年法国对埃及的武器供应已超过美国，占埃及传统重武器进口的37%，双方签订的武器销售累计合同金额高达200亿美元，埃及也成为购买法国武器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军演交流方面，法国是埃及对外军事交流最频繁的国家。埃法海军机制化联合军演已成惯例，且不断拓展参演军种。从2016年至今，两国海军每年进行代号为“克里奥帕特拉”的联合军演。本年度的系列联合军演在该机制化演练基础上，深化拓展到空军军种，以加强不同军种之间的作战配合和协调能力。

同时，埃法两国近来频繁的军事互动与地区安全形势存在密切关联。利比亚内战日趋白热化、也门内战、伊朗核问题等都有进一步外溢的可能，从而将会损害埃法两国在该地区的现实利益。因此，埃法两国不断深化军事合作，增强彼此应对地区安全变化的能力。

从埃及角度看，深化同法国的军事合作有助于平衡其与大国的关系。埃及同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大国均有深度军事合作，但埃及军方在合作中曾遭受严重挫折。在塞西领导的军方驱逐穆尔西时，美国曾停止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使埃及军方遭受重创。之后虽恢复援助和军售，但附加了人权条件。而埃及之后持续增加购买法国武器，使其减少了对美国等国的依赖，形成某种程度上大国平衡。

借助深化同法国的军事合作，重返地区大国地位。埃及曾是地区大国，但中东剧变后埃及综合国力下降，导致其在地区重大事务上经常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塞西执政后，明确将重返地区大国的领导地位作为国家长期战略目标，并反复宣称大国地位需要相称的军事实力，因此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埃及深化同法国的军事合作可推进埃及军事现代化，加强军备建设，缩小与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差距。

深化同法国军事合作，遏制周边不稳定因素。中东剧变以来，埃及内外安全环境较为恶劣，内受“耶路撒冷支持者”等恐怖组织的挑战，外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等不稳定局势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

埃及与法国进行联合军演等一系列强化军事合作的举动，将对埃及周边不稳定因素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从而为埃及的内外安全稳定带来利好。

对法国而言，深化同埃及的军事合作可实现两方面的利益，即国内经济利益和其在非洲的战略安全利益。一方面，法国需要埃及大量军购来支撑国内国防预算。近年来，法国以反恐之名在军事上支持塞西政权，实则为本国谋取商业利益。2014年塞西主政后，法国至少有8家公司在向埃及出售传统武器和监控设备，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法国媒体曾报道称，埃法军售合同拯救了2014-2019年的法国国防预算。

另一方面，法国要实现非洲战略，需要埃及的支持。法国一直把非洲视为维护其世界性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因地缘相近，法国视非洲为其投资和商品出口的重要地区，同时法国所需要的大量战略物资也来自非洲。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法语国家是法国实现非战略利益的“门户”，而埃及对当前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局势等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国要想实现自身在非战略利益，必然要寻求同埃及的合作，而深化同埃及的军事合作是获得信任的重要途径。

土耳其海峡：兵家必争之“咽喉”

■徐溢达

兵史地志

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三部分组成。该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将土耳其一分为二，是亚、欧两大洲的天然分界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天下咽喉”之称。

土耳其海峡作为交通战略要道，在东西方国家文化、贸易往来中扮演重要角色，自古以来就是各国必争之地。公元前5世纪，波斯国曾在海峡上修建浮桥，从亚洲进入欧洲。公元14世纪，奥斯曼帝国渡海峡，侵入巴尔干，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17世纪末起，沙皇俄国开始加入争夺。1783年，俄国建立了以塞瓦斯托波尔为基地的黑海舰队。

此后，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为争夺该海峡也进行了长期斗争。1841年，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迫使俄国签订《伦敦海峡公约》，规定任何国家的军舰平时都不得通过该海峡，以制止俄国夺取海峡控制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失去海峡控制权。1936年，土耳其、英国等有关国家召开了土耳其海峡问题的国际会议，签订了《蒙特勒公约》，规定了各国船舶可自由通过海峡等通行规则并保留至今。

如今，土耳其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海上航道之一，每年大约有4.8万艘船通过该海峡，是俄罗斯和包括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地区国家向欧洲出口的主要海运路线之一。

土耳其目前完全控制着土耳其海峡这一战略要地，如果将其封锁，将会对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战略布局造成威胁，而这也是土耳其游走于美俄间的最筹码和“杀手锏”。对俄罗斯而言，

俄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可以南下地中海、印度洋，争取更多海洋控制权，同时该海峡也是俄罗斯通过黑海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对美国来说，土耳其海峡关乎其与北约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土耳其海峡的存在既是俄罗斯南扩的屏障，也是北约东扩的阻碍，未来有关国家围绕土耳其海峡的博弈也将持续下去。

